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

“学术卓越契约”风波： 精英高校的反应与博弈

■郭英剑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白宫与美国研究型、精英型高校之间关系紧张，矛盾频发。白宫一直在高教议程上快速推进，收紧或重塑与校园相关的移民与签证政策，将对高校的联邦资助与意识形态争议捆绑在一起，并对教育部进行大幅裁撤和调整，以显示“整顿高等教育”的政治意志。为此，精英大学被频繁指责为“自由派堡垒”。而美国大学则反复强调学术自治、同行评议与言论自由的核心价值。双方拉锯的焦点，正是“钱与权”的交叉口——科研拨款与政策条件的配套设定。

10月初，白宫致函首批9所美国大学，要求校方签署《高等教育学术卓越契约》。信函措辞礼貌，却暗藏锋芒。它要求各校在招生、聘用、学术多样性、国际学生比例乃至校园言论管理等方面作出承诺。接受契约者，将获得更高的间接费用补偿、重大联邦拨款、长期合作机会；拒绝者，则面临失去资源的风险。

信中限定反馈截止日期为10月20日。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10月9日报道，上述9校正在权衡是否接纳这一契约。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致信该国教育部，表示该校不同意特朗普政府要求美国部分大学签署的这项协议。

九校的抉择

美国布朗大学校方表示，校方尚未确认对于契约的反馈。该校校长克里斯蒂娜·帕克森在教职工会议上表示：“在此我不便过多谈论该契约，仅向已致函表达观点与关切的同仁致谢。”

一位匿名的布朗大学教授透露，在学校多次的教职工会议上，教授们“对该协议表达了重大关切”。该教授指出，尽管存在“诸多不同声音”，但基于“该协议将损害学术自由”以及“高等教育应保持独立于政治的角色定位”，敦促校方拒绝达成该契约成为“压倒性共识”。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发布的校方声明称，他们将继续坚守达特茅斯学院的学术使命与价值理念，并将永远捍卫学院的独立精神。该校校长西恩·莉亚·贝洛格在声明中表示：“大家常听我提及当下高等教育的不完美之处，我们确实有进步空间，但我们绝不会在学术自由和自主管理权上作出任何妥协。”

据报道，该校有数百名教职员工联名签署请愿书反对该协议，要求校领导公开谴责“这场对高等教育史无前例的攻击”。

MIT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麻省理工会成员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敦促MIT领导层及校董会全面拒绝该协议。”“高等教育研究的联邦资助不应基于政治考量，而应以符合国家与世界的学术、科学和智力标准为依据。”MIT研究生工会还联合其他28个校园组织签署联名信，敦促校方拒绝该协议。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务长帕特里

双方拉锯的焦点，正是“钱与权”的交叉口——科研拨款与政策条件的配套设定。不论短期结局如何，这场争执已将美国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张力再次推至聚光灯下。



夏·普雷洛克在教师参议院会议上表示，学校管理层与亚利桑那州校董会正在审议该协议，以全面理解其内容、范围、法律影响及潜在后果。她表示：“目前尚未作出任何决定。”而该校教师参议院则通过决议要求校方拒绝该协议。决议指出：“该协议条款危及亚利桑那大学的独立性、卓越性与学术诚信，侵犯了亚利桑那大学社区成员的宪法权利。”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拉里·詹姆斯证实该校已收到协议，并强调回应将“基于宾大价值观与使命所确立的原则——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非歧视原则、遵守美国法律及宪法，以及本校治理体系”。詹姆斯表示，将征询各学院院长、教职员工、行政人员及校董会的意见。该校逾千名教职员工及学生联名签署反对该协议的请愿书，这一请愿是由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宾大分会发起的。请愿书指出：“宾大的分工会发起的‘法无德不立’，此刻正是践行这一原则之时。”

美国南加州大学代理校长金兼洙则表示，该协议“涵盖了若干我认为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重要议题”，并称将征询校董会及学术自由工作组等机构的意见。他在学术参议院线上会议上向与会者强调，“校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因为我希望充分听取社区意见并了解各位的建议。”南加州大学学术参议院成员在线上会议上谴责该协议“可能违宪”“违背学术自由原则”，并称其为“特洛伊木马”。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在官方声明中说，“得克萨斯大学系统深感荣幸，我们的旗舰院校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被特朗普政府选定为全美仅有的9所高校之一，有望在其新推出的《高等教育学术卓越契约》框架下获得资金支持优势。”得州大学系统董事会主席凯文·埃尔蒂夫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热切期待与校方官员展开磋商并审议该协议。”截至目前，尚未有该校教职员工联名请愿的报道。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声明，校方已成立工作组审议该协议。该校代理校长保罗·马霍尼在声明中表示，“校方难以接受协议中的某些条款。”“我们的回应将遵循托马斯·杰斐逊200多年前所确立的学术自由与自由探究原则。这些原则始终是本校使命的核心，也是我们始终恪守的准则。”该校

文理学院教师紧急召开线上会议，通过决议敦促校方拒绝该协议。据与会教师透露，97%的与会者支持该决议。数日前，该校教师参议院已通过决议，要求校方“彻底拒绝该协议及任何损害大学使命、价值观和独立性的类似提案”。

美国范德堡大学校长丹尼尔·迪尔迈尔向校报表示“校方正在审议该协议”，但拒绝进一步置评。而该校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范德堡分会则发表声明，敦促校方领导层“拒绝这份效忠特朗普的誓言，以及任何企图剥夺范德堡大学自主权的类似文件”。该声明指出：“在该契约营造的恐惧与猜疑氛围中，我们无法真诚地要求学生‘勇于成长’。”

总体来看，这9所高校的态度已逐渐清晰：拒绝的态度成为主流，犹疑者少。美国大学体系的“防火墙”正在形成。

MIT 的拒绝或成为转折点

MIT的拒绝已成为整个风波的亮点，或许也是未来事态发展的转折点。

10月10日，MIT校长萨莉·科恩布卢斯在致全校师生的一封信中披露了该校将拒绝上述协议的决定，并附上了她致美国教育部部长琳达·麦克马洪的书面回复。由此，MIT成为首家正式拒绝特朗普政府提案的美国高校。

在致麦克马洪的信中，科恩布卢斯表示MIT已践行提案中列举的诸多原则，但坚决反对那些可能损害学术自由和机构独立性的条款。

“本校的价值观及MIT的其他实践，已达到甚至超越了贵方文件中列举的诸多标准。我们自由选择这些价值观，因为它们正确；我们恪守这些价值观，因为它们支撑着我们的使命——这项对美国繁荣、竞争力、健康与安全具有重大价值的事业。”“当然，MIT始终恪守法律。”她写道。

科恩布卢斯强调，若接受契约条款，大学将“限制言论自由和机构的独立性”。她补充道：“从根本上说，该文件的精神与我们‘坚信科研资助仅基于学术价值’的核心理念相悖。”

契约为何引发反弹

从表面上看，白宫所发出的这份

“契约”是一个财政工具，即以更优厚的经费条件换取大学在若干政策议题上的配合；而它更深层的内涵，是把政治目标嵌入大学治理的关键齿轮，把“愿景对齐”转化为“制度从属”。其中，国际学生比例、五年学费冻结、招生与聘用“禁用性别与种族因素”、禁止“贬损保守派观点”与“严格性别定义”等，构成了一套可被量化与审查的“合规指标”。

正因如此，美国学术界对“观点多样性”的条款反应最为敏感。正如有媒体所指出的，当“多样性”变成一套限制性话语时，它事实上要求课堂讨论不再服从学术规范，而服从于政治规范。

至于国际学生上限与学费冻结，则被业内视为“政策效果高度不确定”的要求。就国际学生而言，有可能抑制人才全球流动，冲击许多实验室与项目的学术生态。

把这些条款拼起来，人们大致会看到一个轮廓较为分明的策略——用财政杠杆改写大学的价值排序。这就是为什么从“常春藤”高校到公立旗舰大学、从理工强校到综合大学、校内的教师参议会、研究生组织与学生社团会以近乎同步的节奏，作出“以自治守自由”的回应。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事情到现在尚未有最终结果，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个人以为，存在3种可能性。

一是该协议被广泛拒绝，试探性政策受挫。若9校中的多数高校最终选择拒签，契约的“示范效应”就会失灵。MIT的拒绝已显著提高这一路径的概率。接下来只要再有一两所头部高校明确说“不”，这道“制度防火墙”就算彻底立住。

二是出现“折中版本”，以注释及保留条款形式被少量接受。当然，不排除个别学校在强大财政压力与校内共识之间寻求“折中”方案，例如接受部分“程序性条款”，但对言论控制、严格性别定义等“红线”明确保留解释权或拒绝。若白宫接纳这类“带附注的契约”，契约可能转化为“松绑模板”，以软约束推进。

三是形成突破口后扩容，契约逐步制度化。9校里哪怕只有一两所率先“完整签约”，白宫就能拿到“政策样板”。此后，白宫将会通过拨款指南、项目评审等渠道，把“契约精神”扩展为更广泛的“新常态”。这一路径的关键，在于第一批高校是否愿意成为“样板”。目前来看，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表态相对开放，是否会成为突破口，值得继续观察。

目前这场风波还在继续。10月20日的“答复日”尚未到来，白宫可能以“修订稿”换取部分学校的有限接受；也可能在“示范样板”受挫后，转而通过更分散的资助细则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但不论短期结局如何，这场争执已将美国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张力再次推至聚光灯下。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就大学校内机构改革来说，今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莫过于媒体所谓的“教务处没了”。虽然这个说法出自“标题党”，却也揭示出一个事实：在一些“双一流”大学中，原来作为重要机构建制的“教务处”被撤销，并被其他机构归并或替代。

改革教务处并非始于今年。早在5年前，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双一流”大学就开始了手实施，只是方式上略有差别。再往前推，复旦大学等名校以“书院制”推动本科教学管理体制的改革，则是在20年前。

目前，被撤销的教务处大多有两个替代机构——教务部和本科生院，而后一类“撤销—归并”的模式更为常见，“教务处没了”也主要指这一类。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学就已经成立了与本科生院类似的“一年级部”，具体负责全校的基础课教学。“通识教育”也差不多是几年后成为一种“时尚”在国内大学推广。不过，由于在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模式上一直未能形成共识，各校在教学管理方面仍各行其是。

从某种意义上说，2020年至今的这一轮教学管理机构调整，延续的是20年前的建制思路。但由于各校的实际情况不同，管理者的行政习惯亦有明显差异，所以建制相似，但做法上可能完全不同。换言之，分辨有关“教务处没了”的改革合理与否，是“真改革”还是“换汤不换药”，需依据以下三个标准衡量。

第一，人员多了还是少了。

教务处一向号称“天下第一大处”，也的确是高校中规模最大、事务最繁忙的部门之一。

有评论认为，此番归并本科生院后，“人浮于事”的局面将会改变，这实在是冤枉了教务部门。客观地看，教务处事务繁多，“人浮于事”未必。这些年，大学教务部门不断扩张，造成“处”下有“处”、“科”下有“科”，工作人员规模膨胀却疲于奔命的局面，主要缘于太多与教学无直接关联的“周边事务”耗费了大量精力。他们并非“人浮于事”，只是没有边界感，因而没有忙到该忙的地方。

因此，作为机构改革的一环，如果越改人员越多，就没有改革的必要了；只有真正做到人员精简，才能让教学管理重回正常轨道。

第二，权限大了还是小了。

管理权限大，必然事务繁多，而人人施展权力，必然越管越细。

近年来，教务管理部门不仅引进有违教育原则的智能设备监控课堂教学，还将管理触角延伸至课程内容本身，并且制定出许多非教学导向的课程管理规定。然而，教学效果事与愿违，教学水平不容乐观。

实际上，教务管理的权限变大，教师的教学空间必然变小；缺少教学

空间，教师就没有发挥余地；没有发挥余地，就没法展现和提升创造力、想象力，这一切最终都会导致教师失去教学热情和积极性。

以前曾有“躺平”的大学生高呼“60万岁”，如今，在不合理的教务管理方式下，教师的教学恐怕也会向“不迟到、不早退，不用心、不用力”的“60分”标准靠拢。关键是真正在授课上勤勤恳恳、表现突出者没有获得政策倾斜；到处跑课题、捞奖项，甚至瞄准政策空子的钻营者反而得到鼓励。

因此，调整教务管理权限，取消与课堂教学无关、可有可无的评估、检查、评奖以及教改项目，让教师重掌课堂，成为课程的主人，才有利于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进而提高大学的教学水平。

第三，思维变了还是没变。

此番“教务处没了”式改革在宣传力度上不可谓不大，诸如从“撤销建制”到“大部制整合”、从“职能扩张”到“微观重构”、从“分散管理”到“系统协同”、从“职能分割”到“资源整合”等抽象名词，让人眼花缭乱。

其实，任何改革面对当下大学的基本状况和问题时，都要遵循大学基本的教育理念。这些改革也要基于思维的转变。精简机构和人员，以及调整教务管理权限也是如此。

精简管理机构不仅是让大学回归教育的重要一步，也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前瞻性布局，而调整教务管理权限则建立在对大学管理原则的理解之上，其体现的思维特征就是要遵守现代大学制度，由“管理”师生转向“服务”师生。因为大学教学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不仅是大学教学水平的基本保障，也是教师教学积极性和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的前提条件。

当下的大学行政存在两种“作为”——“有意义的作为”和“无意义的作为”。前者聚焦于解决大学自身存在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问題，着眼的是大学的未来；后者则只顾眼前的政绩，是典型的形式主义。通过以上三个标准，不只是校内师生，哪怕是一般关心大学成长的公众，也能衡量出“教务处没了”式改革的虚与实。

衡量「教务处没了」式改革的三个标准

兰州大学：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王耀辉

兰州大学自主研发的嫦娥探测器距月面高度的精确测量技术领先国际，连续为嫦娥五号、六号探月任务提供重要支撑；

自主研发突破世界纪录的大空间、超高磁场的全服役环境下超导材料力学及多场性能测试大型科学仪器；

2020年底至今，签署各类科技合同7893份，合同总金额达30.09亿元，一批成果从“书架”放到“货架”，把“点子”变成“金子”，转化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自2020年10月兰州大学举行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兰州大学深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融合发展，优化科研组织模式，持续强化有组织的科研，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更高水平：科技创新“积厚成势”

2022年，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首批20家试点重组全国标杆重点实验室之一。

重组3年来，实验室师生孜孜求索、步履不停——

选育的“兰苜”系列紫花苜蓿、“兰箭”系列

箭筈豌豆、“兰樨”系列草木樨、“兰育”系列老芒麦等12个新品系进入国家区试，聚焦种源“卡脖子”技术构建起“种质资源—品种培育—种子生产—推广应用”全链条攻关体系……

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是突破科学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的中坚力量”。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天然产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成功，新增动物疫病防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建）、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建）、核生化灾害防护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建）、稀有同位素前沿科学中心获批立项建设，草类植物种质资源入选教育部首批10个生物资源库建设项目……5年来，学校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实现新突破。

学校扎实推进有组织的科研，重大成果加速涌现——

5年来，兰州大学以第一完成单位获批省部级科技奖励84项，其中省科技功臣奖2项，省自然科学奖特等奖2项，1人获何梁何利奖。在《自然》《科学》及子刊等顶级期刊发表论文171篇。环境与生态学学科新晋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前1‰。

5年来，共获哲学社会科学类省部级奖项167项，其中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15项，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40项。

更高效能：推动成果“落地生金”

在9月22日至24日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产业发展大会上，兰州大学教授王维民携“杨骥”（羊检）系列首款产品——羊多基因检测试剂盒和“华羊芯”系列第二代产品——绵羊基因组种芯片2.0亮相，并与种业企业就技术及产品的转化和市场推广签署了合作协议，标志着这2项自主创新的绵羊育种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应用。

在兰州大学，一批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从“书架”走向“货架”，转化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与正大制药达成新型镇痛多肽MEL系列专利及临床开发转让协议，总金额达3500万元；研发的“云式”空气净化技术成功攻克工业超细粉尘高效捕集世界性难题，净化效率提升至95%以上，累计实现销售额5800余万元；以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紧凑型D-D中子发生器相关专利“作价入股”完成科技成果转化，与中陕核集团成功组建产业化公司……

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兰州大学对接行业头部企业，纵深推进与央企、大型国企、科技型民企的战略合作关系，协同企业联合攻关“卡脖子”技术难题，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建成国内首台具有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AB-BNCT）医疗示范装置，合作破解肿瘤治疗领域关键技术难题；完成兰大“华羊芯”量产，率先将湖羊从太湖流域引入寒旱区风土驯化并规模饲养，在北方10余省区推广1000多万只；自主研发面向张量计算的专用指令集和微架构，研制大算力张量服务器系统，破解大语言模型和多种科学计算的算力难题……5年来，学校组织开展关键核心技术集中攻关，取得一批重要成果，成果转化能级显著跃升。

更优机制：激活创新“源头活水”

今年1月，兰州大学修订了《兰州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将科研人员转化收益分配

比例由70%提高到90%。

先后出台、修订《兰州大学异地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兰州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等系列制度；出台《兰州大学智库建设管理办法》和《兰州大学智库建设工作方案》，建立健全适应现代智库发展规律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在兰州大学，一系列改革举措汇聚起创新合力。

面向甘肃优势特色产业，聚焦先进核能、数算电网、高端数控机床等产业主攻方向，打造“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甘肃高等研究院；

推动与大型企业共建新兴产业技术开发和共性技术研发平台69个，成立产业中心29个，签订成果转化合同7839份、金额30.04亿元，校友经济示范基地签约超140亿元；

……

时代浪潮奔涌，使命呼唤担当。学校将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坚持“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三足鼎立’”的发展理念，矢志不渝、奋勇争先，为强国建设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